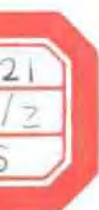


首都博物馆

国庆四十周年文集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首都博物馆

国庆四十周年文集

首都博物馆编辑委员会编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主 编 马希桂

副主编 张 宁

李铁虎

首都博物馆国庆四十周年文集

首都博物馆编委会编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仆寺街39号)

康利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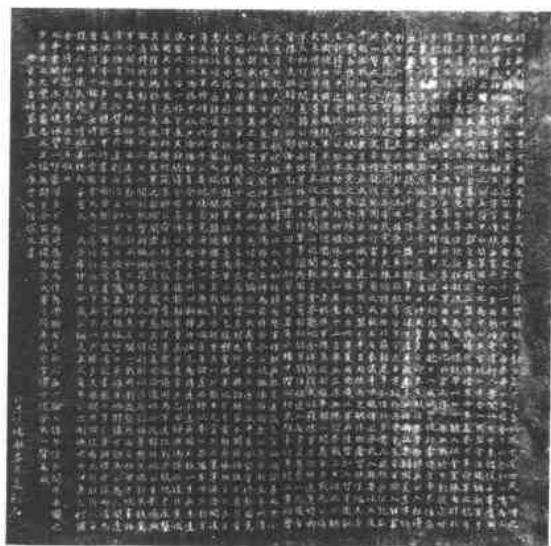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4 字数320千字

1989年9月第一版 1989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000册

ISBN7-5040-0232-1/I·232 定价4.00元

责任编辑 孙五一 封面设计 程 旭



民国·胡景翼墓志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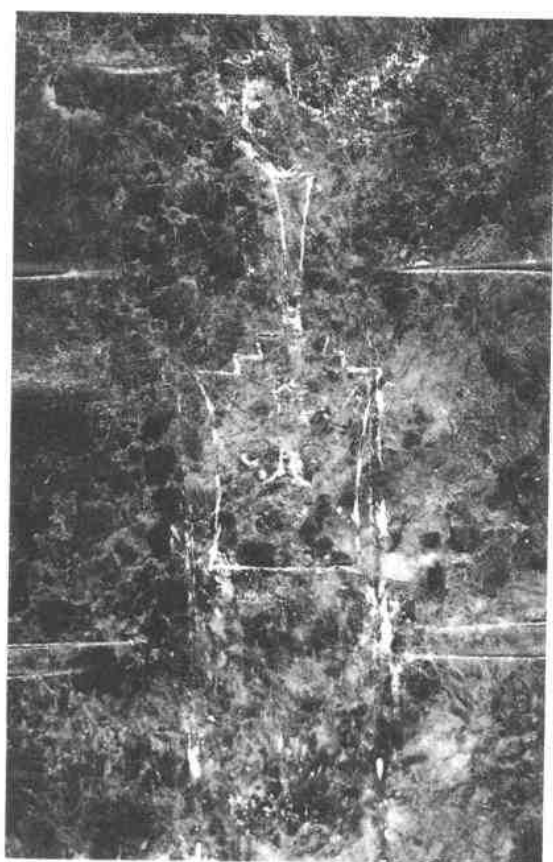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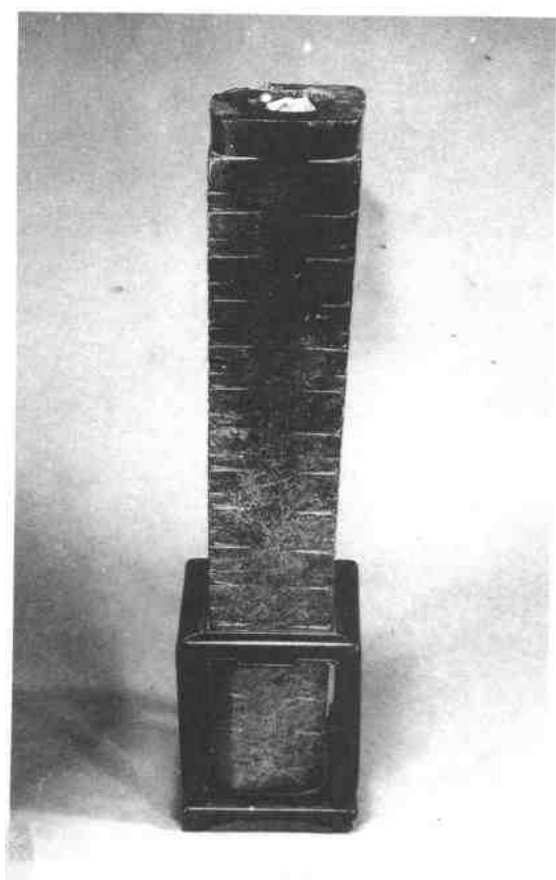
清·西林春画《文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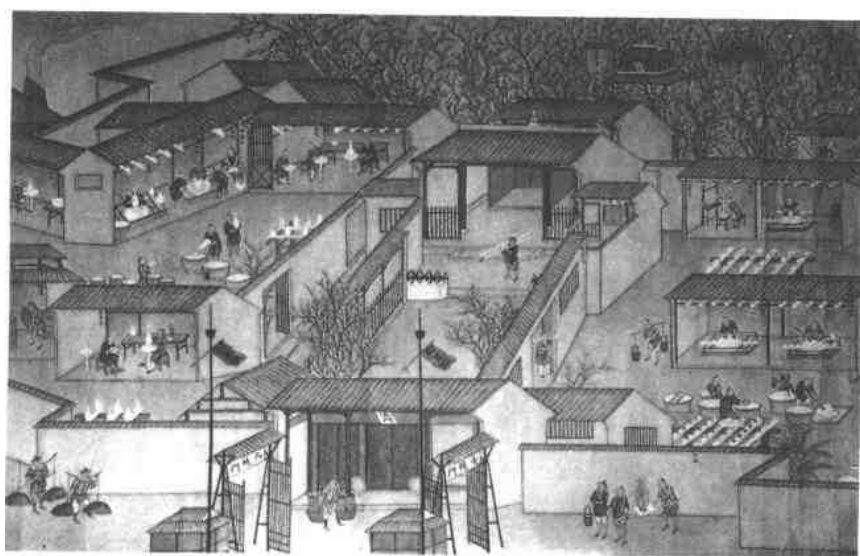
清·雍正粉彩人物瓶



清·雍正款粉彩茶梅大盘



新石器·（良渚文化）鸟纹大玉琮



清·《御窑图》局部

目 录

金中都城坊考.....	赵其昌 (1)
试论耒耜及上古农具.....	叶 渡 (17)
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北京地区的佛教.....	黄春和 (50)
中国民主同盟“独立运动”的兴衰.....	李 萍 于得春 (57)
北京早期的女权运动.....	季 华 (66)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冬学运动.....	李 寅 (124)
略论李大钊的史学思想.....	梁志成 (131)

专 题 研 究	建国以来北京辽墓和塔墓出土白瓷简述.....	马希桂 (28)
	试论耀州窑的兴衰.....	王春城 (37)
	大庆寿寺及其出土文物.....	张 宁 刘树林 (83)
	商周青铜鼎简述.....	冯 军 (95)
	漫谈历史上的“文房四宝”.....	董纪平 (100)
	北京地区石刻的风化和保护.....	胡一红 (192)
	元大都乐工来源及人数考.....	李 澄 (193)
	宋金争燕始末.....	唐国尧 (197)
	从明代文物“马顺腰牌”看厂卫制度.....	刘长工 (210)
	辽南京火葬习俗浅议.....	沈 平 (212)

人 物 述 林	西周初政治家召公奭.....	王志敏 (42)
	清代词后西林春.....	齐 玫 (72)
	英年早逝的民国将领.....	
	——从胡景翼墓志谈起.....	葛建军 (105)
	辛亥革命时期的胡汉民.....	刘 高 (113)
	冯玉祥早年在北京的活动.....	刘谨桂 (179)

档案史料

- 梁敦彦档英文信函选译.....丁 山 (140)
北京的方志.....傅公铨 (150)
《析津志辑佚》校勘记略.....王 岗 (203)

博物馆学

- 论博物馆职能的发展变化.....张 展 (77)
发掘文物潜在价值是文物博物馆生命之所在.....夏明明 (121)
浅谈博物馆在岗人员的业务培训.....京 博 (220)
谈谈博物馆的讲解工作.....尤炳霞 (222)

古都谈往

- 漫谈北京琉璃窑.....赵光林 (91)
老北京店铺的门脸.....岫 岚 (173)

工作研究

- 北京市第二次文物普查纪实.....张 宁 (165)
首都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改革的回顾与展望.....肖利民 (185)

馆藏文物

- 《御窑图》介绍.....孙秀清 (171)
馆藏文物精品“鸟纹大玉琮”.....薛 婕 (201)
从馆藏瓷器谈清代雍正粉彩.....刘秀中 (216)

金中都城坊考

赵其昌

金代中都城故址，在今北京城区西南侧。建国前，故宫博物院王壁文先生曾就城垣西南残址作过测绘工作；建国之后，北京大学阎文儒师作过全面考察研究；嗣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苹芳同志又作过地下钻探。工作各有侧重，成绩卓著。1974年，笔者藉发掘白云观西“蓟丘”遗址之便，与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教师孙秀萍同志对原金中都城址地区的遗迹遗物再次作了调查，此后，并对附近的施工现场连续地进行了追踪续查。今就附近的遗物遗存、寺观庙宇结合文献记载，着重对金中都的城垣、城门与城内的坊里布局作进一步的探索，并作图示意，以就教于前辈专家与同好。

一、中都营建始末

北京在唐代为幽州治所，城址在今北京城区西南侧宣武区界。辽代用幽州城故址建陪都，称南京，又称燕京。金中都城是海陵王完颜亮于天德三年（1151年）在辽代燕京城址上开始营建的，城垣有所扩展。天德五年（1153年）城垣、宫殿建成，定名中都。当年改元贞元，并正式下诏自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市白城）迁都于此，作为与南宋交战的基城，而成为统治半个中国的都城。

参加中都的营建者计有户部尚书张浩、燕京留守刘筈、大名府尹卢彦伦与刘枢等人注①。宫阙制度，模仿汴梁（今河南开封市）。完颜亮事先曾遣画工写汴梁宫室图形，宽狭修短，照图施工。砖石与琉璃瓦件，可以就地取给，宫殿的材木则取之真定（今河北正定）潭园。真定在唐时为成德军节度使治所，藩臣王武俊及孙王熔曾着力经营，一时居民富庶，佛宫禅刹甚盛。府后潭园，围九里，有古木参天，是绝好的建筑材料。注②宫殿之建，数百里南下选运木材，可以想见其规模之高大堂皇。城垣规模也不小，《析津志》载：“金朝筑燕城，用涿州土，人置一筐，左右手排立定，自涿至燕传递。空筐出，实筐入，人止土一畚，不日成之”。注③涿州在京南百里，取土筑城之说未必可信，就地取土，挖城濠土即可筑城，但其城墙高厚，城围又有扩展，远远超过了辽代的燕京，则是事实。

城垣、宫殿的营建工程是在强制又紧张的情况下进行的，役使军民工民达一百二十万。《金史》张浩记载：“既而暑月，工役多疾疫，诏发燕京五百里内医者使治疗，官给药物。全活多者与官，其次给赏，下者转运司举察以闻”。三年的时间，中都建成，军民伏役死于疾病寒暑饥饿者不知凡几。实际上自贞元元年定都，至完颜珣贞祐二年（1214年）南迁汴梁，中都使用共60年。

南迁汴梁之次年，即1215年，中都为蒙古兵所破，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宫殿焚毁殆尽。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到燕京，以都城残破不堪，住在城外，当年回开平即位称帝。忽必烈看中了燕京的地理位置，以开平为主要都城，将燕京作陪都，每年南北往来，在燕京过冬，开平度夏。中统四年（1263年）定开平为上都，第二年又将燕京定为中都。但是，残破的中都，使忽必烈不得不放弃旧城，于至元四年（1267年）在旧城外东北处另建新城，至元八年（1271年）建国号大元，次年明令新城为都城，称大都。新城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建成，旧城遂成为大都的组成部分。由于新城位置偏北，时人习惯上称中都旧城为南城、旧城成燕京城。

大都建成后，元朝政府制定条例让官民陆续迁入新都，至元二十五年（1298年），忽必烈出于战争考虑，又拆毁过旧城的城垣，旧城的宫殿残址也逐步成为居民、市肆，街衢坊里也非昔日景象，旧城再度荒落下来，只有一些寺观、名胜，每届春日，成为官民雅士游历饮宴的场所。明代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再筑北京外城时，中都的东部圈入外城之内，至此，一代金朝中都城，已是面目全非了。

二、城墙与城门

1. 城墙 中都城是在辽代南京城故址上建立的，较之旧城有所扩展，城址比原来增大了。年代久远，残墙存留不多，原有旧城墙高、厚、门址及工程作法等情况不详，城墙的向外扩展，文献有零星记录。

东墙 《金史》蔡珪传记：“初，两燕王墓旧在中都东城外，海陵广京城围，墓在东城内”。

④两燕王墓原在城外东部，海陵王建中都时将两墓圈入城内，这是中都城东墙外展的记录。《金史》用语不够确切，所谓“两燕王墓旧在中都东城外”，指的是辽南京东城外，用意甚明，否则“广京城围”就圈不到中都城内了。两墓发掘后，经蔡珪考证，认为一个是西汉高祖子刘建墓，一是燕康王刘嘉墓，大定十年诏改葬于城外。金代的东城墙残址到明代还存在，地名梁家园（今虎坊桥西北面有梁家园胡同），明人刘定之《游梁氏园记》载，城墙高坚，当地人用城墙土掺和煤炭，称为真黄土。也有就土作墓者。注⑤稍南，有地名潘家河沿，1974年地下施工，距地表5米处发现沟濠污泥，这当是东城墙外护城沟濠残迹。

南墙 《元一统志》大觉寺碑记：“河桥折面西，有精舍马，旧在开阳门郊关之外，荒塞寂寞，有井在侧，往来者便于汲，因名义井院。天德三年作新大邑，燕城之南广斥三里，寺遂入开阳东坊”。注⑥大觉寺碑为大定十年四月立，撰者为行太常丞骑都尉蔡珪。碑记中记明，天德三年中都新建时，城墙往南扩展三里，寺遂圈入城内的开阳东坊。另，耶律楚材的《燕京大觉禅寺创建藏经记》也有同样的记载。注⑦所谓“燕城之南广斥三里”，乃是估计之词，里数不见得十分准确，但就辽南京城旧址向南有所扩展，乃是事实。南墙东段的城墙遗址早已不存，1974年调查时，只有西段今万泉寺西尚存一段，高4.5米，东西长17米左右，整土每层25公分左右。今该处已划入丰台区，墙南北已建为民居，墙址仍有存留，但较从前小多了。万泉寺南一带东西向洼地，已成为稻田，南北宽在30米以上，当为城外护城沟濠遗迹。

西墙 《元一统志》十方观音院条记载金泰和年间记述其创建之由，略云“永乐观音院

者，亦里巷一胜地。先未建时为长乐庄，隶宛平县，观音堂有屋三间而已，僧惠进与其徒居之。及展大都城，围为内郭”。注⑧中都城内计两县分治，东部为大兴，西部隶宛平，长乐庄属宛平，当在城外西部，展筑都城时圈入城内，显然是西城墙向外扩展了。同书又记，金中都故城的十方万佛兴化院有金大定七年二月蔡珪所撰碑记：“都城之南部有精舍马，绘万佛于一堂，上遂以名院。天德中作新大邑，都西、南广斥千步，遂隶城中”。注⑨蔡珪所撰碑记，将城的西墙、南墙的外展都提到了。所谓广斥千步，也仍是估计数字。建国之后，广安门外马连道南有残墙址，后建仓库，圈于库内。1974年调查时尚见土丘，近时已夷为平地，仅仓库往南约一公里处，尚存残址一处，高2.5米，南北长4米，张姓人家在墙西建屋，以残墙为院墙，又利用墙搭盖猪舍，残墙得以保存下来。残墙之西为一带南北向濠沟，虽无水，仍显示城濠迹象。

北墙 军事博物馆往南数百米处，有会城门村，近年村落已经不存，但仍有以会城门为名称的店铺。就地望言，此处应是中都北墙偏西的城门——会城门旧址所在。旧址北面东西两侧仍有濠沟残迹，当是原护城河道。当地在零星施工中，出土了不少大型石条，至今散存于该处。当是原门基或城河桥梁用石。如果以会城门旧址为准，往东作引线延伸与中都东墙北端相交，往西略作延伸与中都西墙北端相交，中都北城墙可以复原。

中都城的东、西、南三面城墙向外扩展了，文献有记录，残迹有证据，惟有北墙，近人为文涉及者，都以为是因袭了辽南京北墙之旧，并未向外扩展，实际上，这是个误解，近年的考古发现可以找到证据。1974年3月，笔者在白云观西发掘“蓟丘”遗址，遗址西侧揭露出一段上筑城墙残址，残址正好是城墙转角所在，即北墙与西墙相交处——城的西北城角，注⑩残墙之下又有三座东汉墓葬。根据城墙与墓葬的叠压关系推断，筑城的上限年代不早于东汉，查证文献，结合出土的墓葬志石记录可以断定，它应是晋代的蓟城、唐代的幽州城的西北城墙转角残迹，辽代的南京沿用了唐幽州旧城，实际上这一转角残迹，即辽代南京城西北城角。残迹往北，距会城门向东延伸线——即中都北城墙，尚有百米左右距离，这就表明，金代筑中都城，在辽城的基础上，东西南北四而都有扩展。北墙的扩展，虽无文献记录，有遗址为证，可以纠正传统的观念。

经阎文儒师测量，中都北墙长4900米，西墙4530米，东墙长4510米，西墙4750米，略作正方形。西墙南端墙略向内弯曲。

西北城角在今羊坊店附近，东北角在今宣武门内南翠花街附近，西南城角处今各凤凰嘴村，东南城角遗迹不明显，约在今北京南站附近。

2. 城门 金中都是在辽代南京的旧基上扩建的。《辽史》记南京城门有八，即“东曰安东、迎春，南曰开阳、丹凤，西曰显西、清晋，北曰通天、拱辰”。注⑪城垣扩展之后，城门数目有所增加，且重新命名，但门数与名称文献记录不一。

(一)《大金国志》记“城门十二，每一面分三门，其正门两旁又设两门。正东曰宣曜、阳春、施仁；正西曰灏华、丽泽、彰义；正南曰丰宜、景风、端礼；正北曰通玄、会城、崇智，此四城十二门也。”注⑫《金图经》记都城之门十二，名称与《大金国志》全同。

(二)《金史》记城门十三，“东曰施仁、曰宣曜、曰阳春；南曰景风、曰丰宜、曰端礼；西曰丽泽、曰灏华、曰彰仪；北曰会城、曰通玄、曰崇智、曰光泰”。注⑬。

(三)《析津志》记：“城门之制十有二，东曰施仁、宣曜、阳春；南曰景风、丰宜、端礼；

西曰丽泽、灏华、彰义；北曰会城、通玄、崇智，改门曰清怡、曰光泰”。注⑭

《大金国志》《金图经》《析津志》皆记十二门，惟《金史》记十三门，颇不一致。究竟哪一个对？这一问题需要其他资料才好辨明。金人元好问曾撰《东平贾氏千秋录后记》称：“（贾）洵……督燕都十三门之役，群众聚居，病疫所超，君出已俸市医药，有物故者又为买棺以葬之”。注⑮中都初建，贾洵参预了营建工程，事迹昭彰，元好问记当代事，中都十三门的数目应是清楚的，《金史》记十三门也应可信的。关于门数，近人为文颇有不一致，曾经有一种理解，认为中都荒芜之后，元代在中都城外东北另建大都城，两城相距不远，为往来方便计，元代在中都北墙上又另辟一个城门，《金史》多记一个光泰门，可能由此而来。实际上，这应是一个误解。《东平贾氏千秋录后记》写成于壬子，即1252年，撰者元好问故于1257年，元大都迟至1267年才开始营建，元氏先记十三门在大都营建之前，中都后辟门之说不确是明显的，十三门之说，实出于误记。

城门数目文献记录不一，也可能与城门名称之改变有关，诸书记东西南三面城墙门名称全同，惟北墙门名有变化，实际上问题也集中在光泰门。如《析津志》先记中都十二门，又记北城墙门“北曰会城、通玄、崇智，改门曰清怡，曰光泰”。元代末年，著者熊梦祥对中都曾作过调查，《析津志》是他调查工作的记录，注⑯按道理讲所记应是可信，但这一段文字，特别是门名的改变，由于标点之故，意义含混不清，可作几种理解，即：

（一）崇智门先改清怡，后改光泰，即崇智、清怡是一个门。从门数言，这符合熊氏所记十二门之总数。

（二）通玄门改名清怡，崇智门改名光泰，即崇智、光泰是一个门，这也符合中都十二门之总数。

（三）崇智改名清怡，另有光泰门。这样中都实为十三门，与熊氏自己所记的十二门之总数不合。

理解这一段文字，同书“河闸桥梁”条可作参考。记桥梁有“崇智门外一，光泰门外一”，“会城门外一”。注⑰崇智、光泰并列，门外各有桥梁一，这显然崇智、光泰是两个门，也就是说崇智门曾改名清怡门，以上面第三条理解为妥。同时，会城门、通玄门加上崇智门、光泰门北墙共4个门，再加上东、西、南墙各三门，全城共十三城，与《金史》所记相合。十二门之总数，也实是熊氏《析津志》的误记。

全城十三门是确定的，以上是根据《析津志》所记推测门名改变情况。不过，门名改变也仍可作异说：《金史》记卫绍王三年二月“通玄门重关折”，同书五行志记卫绍王三年二月“吹清夷门关折”，这二条同年同月，实记一事，门当为一门，即通玄门为正名，又称清夷门。据此，门改清怡（或清夷）不是崇智，而是通玄。如果以此为准，《析津志》这一段文字正确的写法应是“北曰会城、通玄（改门曰清怡）、崇智、曰光泰”。

同时，清怡门、光泰门在《金史》另有记载。《金史》百官志内侍局项有报德寺提控一条，下注“在光泰门街”，报恩寺提控条下注“在清夷门（清怡门）街”。注⑱两条同时并列，又说明清怡、光泰是两个门，也说明中都实在是十三门，十二门为误记。

至于中都门位，也常说法不一，据上述文献、实地调查结合《金史》所记郊坛位置，可以推定：东墙正中为宣曜门，北为阳春，南为施仁；西墙正中为灏华门，北为彰义，南为丽泽；南墙正中为丰宜门，西为端礼，东为景风；北墙中为通玄门，西为会城，东为崇智（曾

改名清怡，或作清夷），再东为光泰门。

三、中都诸坊

坊又称里，是城市内人民生活的区域。唐代幽州有坊，但坊数不详。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人路振到过辽代燕京，所著《乘轺录》载“城中凡26坊，坊有门楼，闾宾、肃慎、卢龙等坊，为唐时旧名”，注①⑨辽代南京坊的数目明确，部分坊名是唐代旧称。金中都在辽代南京基址上扩建，坊数有所增加，有关坊名，金元人诗文中屡见，但以《元一统志》记载最完整。

《元一统志》记中都西南、西北二隅42坊，东南、东北二隅20坊，全城共62坊。注②⑩西部诸坊计西开阳、西开远、北开远、清平、美俗、广源、广乐、西河曲、宜中、南永平、北永平、北揖楼、南揖楼、西县西、棠荫、蓟宾、永乐、西甘录、东甘泉、衣锦、延庆、广阳、显忠、归厚、常宁、常清、西孝慈、东孝慈、玉田、定远、辛市、会仙、时和、奉先、富义、来远、通乐、亲仁、招商、余庆、郁邻、通和坊。东部诸坊计东曲河、东开阳、咸宁、东县西、石幢前、铜马、南蓟宁、北蓟宁、啄木、康乐、齐礼、为美、南卢龙、北卅龙、安仁、铁牛、敬客、南春台、北春台、仙露坊等。现将诸坊略作排列，作图复原定位，不能定位者暂缺待补。

文献记录注，中都城内不少庙宇的碑刻中记录了庙宇所在坊位，这些庙宇，有的至今尚存，有的虽倒塌倾圮，但遗址清楚，这对诸坊的定位带来了方便，有些庙宇的遗址虽已不见，但仍可据所记方位作一些推测，对坊位的复杂也有好处。

东部诸坊（坊名横写，参示意图）

（1）东开阳坊

《元一统志》大觉寺条记，有碑记“……河桥拆而西，有精舍焉，旧在开阳门郊关之外……天德三年作新大邑，燕城之南广斥三里，寺遂入开阳东坊”。注②⑪碑刻记载了金中都城南墙南展三里将大觉寺圈入开阳东坊，是坊位应在南部。

《元一统志》明远庵条又记“燕京金故宫东南有坊曰开阳坊，街之北有庵曰明远”。这里又记录了开阳坊与金故宫的相对位置，金故宫在城内中部偏南，坊位应在南部偏东，开阳东坊、开阳坊，实即东开阳坊。

《大典本顺天府志》引《图经志书》记昆卢寺，在天寿山西开阳坊，同书又记天寿寺在阁街东，阁即大悲阁，位置偏北，与开阳坊位相距略远（参复原图），阁街如指大悲阁所在之南北向大街，则开阳坊实在街东，即东开阳坊，与所记相符。以坊位证街，中都城内东侧之南北大街，称阁街，或大悲阁街。

又据《元一统志》，坊内有龙泉寺。

（2）南春台坊

注释：所用文献，以下三志所用最多，《元一统志》用赵万里辑本，中华书局版《析津志》用北京古籍出版社辑佚本，《顺天府志》用北京大学影印本，所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为别于他志，称“大典本顺天府志”，不再注明。）

《元一统志》记，天宝宫在旧城春台坊。同书又记龙泉寺在旧城开阳东坊。《析津志》记龙泉寺在天宝宫西北。

据上所记，天宝宫与龙泉寺的相对位置可以明确，寺在西北，宫在东南，是则龙泉寺所在开阳东坊在西北，天宝宫所在的春台坊在东南，开阳东坊即东开阳坊，坊位已定（参东开阳坊条），则春台坊可以比照定位，坊位在东开阳坊东南（参复原示意图）。春台坊有南北之分，度其坊位偏南，天宝宫所在为南春台坊。

天宝宫为道观《元一统志》天宝宫条又记有王之纲创建天宝宫碑，略曰“冲虚（静照张君）高弟刘希祥等市燕故都开阳里（坊）废宇为焚修之所，为殿为门，象设俨然。至元八年，通元于琳宅之左创立殿五楹，而又建层坛于中央，敞三门于离位，十年，敕赐宫额曰天宝”。注②刘希祥等先在开阳里（即开阳东坊）建官宇，又于其左（东南）建天宝宫于南春台坊，是二坊相邻。

（3）北春台坊

《元一统志》崇元观条记，崇元观在旧城北春台坊。观内有大德三年翰林直学士王德渊撰碑记，略称“旧都东北隅北春台坊，有观曰崇元，殿曰虚极，以奉元至德洞渊通真真人，邯郸崔志融之所建也。”崇元观为道观，建于元代，碑记指明崇元观所在之北春台坊在金中都（旧都、旧城）东北隅，坊可约略定位。

《析津志》杜康庙条又记，杜康庙在南城南春台坊西大巷内资福寺西。《大典本顺天府志》引“图经志书”称资福寺在昊天寺东北。昊天寺为辽刹，已废，寺址在今西便门内，其地在中都北部，寺东北的资福寺西如定为春台坊址，其坊位偏北，与南春台坊之义不合，而与北春台坊位于旧都“东北隅”合，因疑《析津志》所记杜康庙在南城南春台坊之“南”字为“北”字之误。又《日下旧闻考》卷一五五存疑引《元混一方与胜览记》称，杜康庙在旧城北，据此，北春台坊应在中都北偏为是，因疑《析津志》误。

（4）康乐坊

《大典本顺天府志》记兴真观，“在旧城康乐坊”。又记中统甲子春长安李庚作观记称，“都城东北之隅曰康乐坊，殿堂巍然，两庑翼然，兴真观也”。都城即金中都故称，康乐坊在城东北隅，可约略定位。

据《元一统志》载，坊中有玉阳观，寓真观，圆明寺。圆明寺又称三学寺，见《大典本顺天府志》引“图经志书”和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

（5）石幢前坊

石幢前坊，顾名思义是因石幢而得名，中都城中辽金时代的石幢不少，如以之定坊位则误，实际上，坊名来自唐代，云居寺石经题记透出了消息。

云居寺位于北京市西南房山区境内，为唐时北方巨刹，每年四月八日的浴佛节日，幽州地区的善男信女，相率刻石献经成风。在唐代刻经题记中有石幢南、石幢下的记载。如《金刚三昧经序品第一》题记“石幢南百姓等奉为司空敬造石经一条……太和二年四月八日建”。注②《佛说百佛名经一卷》题记“石幢下邑人阎忠孝男公习……”。注④《佛说鬼子母经》题记“开成三年四月八日石幢下社人等敬造”。注⑤《敬福经》题记“大唐开成四年四月八日，幽州石幢下石经邑人及诸多施主敬造”。注⑥幽州居民以石幢为名结社、结邑刻经，且不论石幢南、石幢下是否为坊名，至少城中的石幢在群众心目中是个重要标志。金中都城是在唐幽

州城基上沿袭下来的，金代石幢前坊之名，来自唐代石幢，也是顺理成章的。石幢又在那里呢？

《析津志》宝集寺条记，“宝集寺在南城披云楼对巷之东五十武，寺建于唐，殿之前有石幢，记越建年月……佛殿前石幢刻曰大唐幽州宝集寺”。同书又记“历辽，方至金重修”。文献记中都唐幢仅此一见，寺到金代还存在。注②⑦又记录了与披云楼的相对位置，十分难得。

《析津志》披云楼条记“披云楼在故京燕（按：应作燕京）之大悲阁东南”。《元一统志》大悲阁条记“（阁）在旧城之中，建自有唐，至辽开泰重修。圣宗遇雨，飞驾来临，改寺圣恩，而阁隶属。金皇统九年重修，元至元壬午（十九年）再修”。同书圣恩寺条又记“圣恩寺即大悲阁，后有方石甃八角塔，在南城旧市之中”，总结数条记载，圣恩寺即大悲阁，位于市中。另据《析津志》记载，东南有穷汉市，后面有蒸饼市，南有胭脂市，包括披云楼在内，附近的确是个繁华所在。其位置有记载，可以确定。

《宸垣识略》卷十外城二记“圣恩寺在斜街东广宁门大街，辽开泰间重修，阁后有方石甃八角塔，今寺存而阁与塔俱废”。著者吴长元，清乾隆时人，对北京的古迹名胜曾作仔细调查，圣恩寺清初时还存在，记录是可信的。《日下旧闻考》卷六十城市圣恩寺条按语称，圣恩寺在斜街口。《燕都从考》引《顺天府志》亦称圣恩寺在斜街口。近人张润普，留心北京古迹，著有《燕京随见录》称圣恩寺在斜街口，即商品陈列所地。注②⑧诸条记录是一致的，即寺在斜街口。所谓广宁门大街即今广安门大街，所谓斜街，即宣武门外下斜街。其斜街口商品陈列所地，即今宣武门外菜市口稍西处。圣恩寺东南为披云楼，披云楼之东为宝集寺石幢，石幢前坊在寺东南，可以定位。

2. 菜市口附近为仙露坊（参仙露坊条），石幢前坊应在仙露坊南，二坊相近。

（6）铁牛坊

铁牛坊以铁牛庙得名。《析津志》记铁牛大力神庙，在南城施仁门内。《元一统志》记，铁牛庙在旧城东南，近东城路北，土埋铁牛露脊，都人因而祠之。

两记大致相同，庙在中都旧城东南，施仁门内，路北。据此可以定坊位。

又，金中都东墙共三门，中为宣曜门，旧时作中都图，多将施仁门列于宣曜之北，以此记为证，实应在宣曜之南。

坊内另有兴教院、妙真院（见析津志）。

（7）铜马坊

《元一统志》记在旧城东南隅，昔慕容彊铸铜马置之东掖门，后人因各铜马门为坊。又《宸垣识略》卷五，内城一记，铜马门在旧城东南隅，昔慕容彊铸铜马置之东掖门处，今尚有铜马坊。注②⑨

据记，铜马坊名来自铜马门，惟东掖门为前燕慕容彊所处之宫城东门，坊位不应太偏东南，应在中都东部，据此可约略定位。

（8）北蓊宁坊、南蓊宁坊

北蓊宁、南蓊宁二坊，《元一统志》列入东南东北二隅。只知二坊在东部，确切位置，文献无徵，定位困难，但可作推测。

中都诸坊的位置，上承唐辽，坊名坊位有继承关系，如唐有显忠、归厚等坊，至金坊名坊位不变；有的坊名音同而改异字，如唐有翊宾，至金改为蓊宾坊；金代本朝曾将永安坊改

为常宁坊，常宁又常写作长宁坊；有的则改写，如唐有石幢下，金改石幢前等等。唐辽时代，城池较小，金代扩展，城变大了，置坊也远比前代为多，所以不少同一坊又有东西、或南北之分者。从坊位复原中可以看到一个规律，凡同一坊名又分为东西或南北者，都有着对称关系，如春台坊，北春台在北，南春台在南，二坊南北对称，东开阳在东，西开阳在西，二坊东西对称，遵循这一规律，有些坊位则大体可以定位。

根据上述坊名改字的现象，我怀疑蓟宁坊是唐代蓟北坊的改称。特别是蓟宁有南北之分，如称北蓟北坊，两个北字饶舌难读，称呼不便，改字就更有可能是，如果这一推测不误，蓟宁坊倒可以定位。

唐代幽州城内有蓟北坊，房山云居寺《大般若经》题记载：“大唐幽州蓟县界蓟北坊檀州街西店弟子刘师弘、何惟颙、侯存纳、贾师克等造大般若石经两条。卷四百七十一”。注③

唐代的檀州街，至辽仍称檀州街，位于唐辽故城东部偏北，即今北京宣武门外三庙街。注③该街为东西走向，中部为显忠坊，西为归厚坊，蓟北坊当在显忠坊之东。

唐代幽州城内为两县分治，西部属幽都县，东部为蓟县，蓟北坊位于城内东部偏北，属蓟县界，此坊所在当是北蓟宁坊。此坊原是唐辽旧坊，位置偏北，接近北城墙，金扩中都扩城，坊也扩增，有北南之分。北蓟宁在东部偏北，与此南北对称，南蓟宁坊当在东部偏南处。《元一统志》将此二坊列入东南东北二隅，与这一记录相合。

(9) 东县西坊

金中都府曰大兴，城内两县分治，西曰宛平，东曰大兴。东县西坊，顾名思义是以坊在大兴县治所之西得名。习惯上治所常是因袭不变的，治所如果上袭唐辽，小兴治所当是唐代的蓟县治所，蓟县治所位置不见于文献，但可作推测。

北京房山区云居寺石经《佛说八部名经》题记载“会昌元年四月八日幽州蓟县西角开阳坊邑主僧克存邑人等同献”。注③所谓角，文献刻石屡见，即拐角、转角之意，蓟县西角，即蓟县治所衙门西转角之谓。社主邑主刻石献经常以地区组织进行，题记蓟县西角与开阳坊连称，正说明开阳坊与蓟县治所相接，这是唐代情况，下及于金，如治所相沿，则大兴县治所仍与开阳坊相近。今开阳坊（东坊）已定位（参东开阳坊条），则蓟县署亦可定位，东县西坊位于蓟县治所之西，南为东开阳坊。

(10) 敬客坊

《大典本顺天府志》引“图经志书”记“至元禅寺为古燕招提寺故基”。文下小字注称“《析津志》（记）（至元禅寺）在敬客坊南，双庙北街东”，注③按：今宣武门外西侧上斜街西有孔雀胡同，地名二庙，亦称双庙（其西有三庙）。如果这里为至元禅寺，则寺北当为敬客坊位。地在中都北部偏东。

又，《房山石经题记汇编》第四部分诸经题记（辽金）载《大方广总持宝光明经》题记：“施主檀州街敬客坊樊刘氏续造此经为自身恶业。条六七（下八三八六）”。据此敬客坊在檀州街，檀州街在中都城、东部，定位后的敬客坊在东北部，近檀州街。《元一统志》将敬客坊列于东南东北二隅，位置与文献相符。

但是，敬客坊有异说。《析津志》记：清和观在敬客坊南，至元寺之西，真常之北。《宸垣识略》卷十一记，真常观又名长春别院，在宫西一里，与朝元阁相直。按：真常观为道观，遗址面不存，宫即长春宫，地在白云观西侧，今遗址尚存，1974年笔者作过发掘。如果遗址

往西一里之北为敬客坊位，则坊地在中都北部偏西，与上说近檀州街异，因疑上列文献记录有误。

(11) 仙露坊

《元一统志》记，“仙露寺在旧城仙露坊，按《燕台土地记》载，寺建于唐乾封元年”。又记，“玉虚观，在旧城仙露坊，有旧碑记，金泰和八年尚书户部主事云骑尉庞铸撰”。《宸垣识略》卷十，外城二记，玉虚观在罐儿胡同。《京师坊巷志稿》（二三〇页）记仙露寺在菜市口。

据以上所记，仙露坊名当来自仙露寺。今宣武门外菜市口北路西，尚存仙露寺址，此地当为仙露坊地。注²⁹寺西有玉虚观，地称罐儿胡同，（今改诚实胡同），又近菜市口，与文献全合。

据《元一统志》胜严寺在旧城仙露坊，《析津志》又记胜严寺在城南春台坊西，街北。据此，仙露寺应匠春台坊，春台有南北之分，此当指北春台坊。对照复原图，与记合。

(12) 东河曲坊 参西河曲坊条

西部诸坊 （坊名直写，参示意图）

(1) 北开远坊与南开远坊

《元一统志》卷一记，紫金寺，在旧城北开远坊，元中统二年兴修。紫金寺为旧刹，已废，但据文献仍可推定其位置。

《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善果寺东西夹道条记，善果寺东旧有紫金寺。《宸垣识略》卷十，外城二紫金寺条有著者吴长元按语，称紫金寺已废，其遗址在善果寺东南百余步。注³⁰善果寺今尚存庙址，紫金寺所在的北开远坊，应在善果寺东南，坊位可以推定。

又，《宛署杂记》卷五铺舍条记，宣南坊八铺有紫金寺街、长营街名称。《宛署杂记》为明人沈榜著，明代曾将宣武门外分为宣南、宣北二坊，坊内铺舍，为昼夜巡逻、传递公文而设，紫金寺街与长营街并列，可知二街相近，紫金寺街名今虽不存，今宣武门外尚存长营地名，以长营为准，北开远坊仍可定位。

又，《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善果寺东西夹道条又记，善果寺西有归义寺。实际上归义寺在善果寺西南，归义寺属时和坊（参时和坊条），则北开远坊与时和坊相邻（参复原图）。

又，北开远坊贴近北城墙，比照南蓟宁、南春台坊例，南开远坊与之有对应关系，颇疑坊位贴近南城墙，与北开远相对。

(2) 显忠坊

《元一统志》记，“竹林寺，始于辽道宗清宁八年，宋楚国大长公主以左街显忠坊之赐第为佛寺，赐名竹林”。据《京师坊巷志稿》卷下笔管胡同条记，竹林寺在元代仍名竹林寺，明景泰中改名法林寺，地在笔管胡同。又同条记明代吕原有法林寺记称，“宣武门西南二里有故址”。又《北平庙宇通检》（一四八页）记寺在“西城根三庙西”。今宣武门西南二里处旧城根附近有三庙街，当为竹林寺址，显忠坊可定位于此。注³⁰

唐代长安外郭有朱雀大街，街西为长安县辖，称右街，街东为万年县辖，称左街，左街之意本此。显忠坊定位于中都东部，与左街之意相符。

又，显忠坊为唐代幽州坊名，至辽不变，沿用至金。

(3) 归厚坊

《大典本顺天府志》引“图经志书”记“仰山寺在归厚坊”。《析津志》记“仰山寺在竹林寺西”。竹林寺所在为显忠坊(参显忠坊条),竹林寺西仰山寺所在为归厚坊,是归厚坊在显忠坊西,二坊相邻。

坊内有荐福寺、法云寺(见《元一统志》)。

(4) 时和坊

《元一统志》与《析津志》并记,归义寺在旧城时和坊,有大唐再修归义寺碑,张冉撰文。肇自天宝中,安氏乱常,金陵史氏归顺,特诏封归义郡王,始建此寺。据《日下旧闻考》卷五九,城市下记,归义寺在善果寺西。

归义寺今讹为皈依寺,尚存故址,在广安门内大街北面核桃园东街,以寺为准可以定位。(参复原示意图)

(5) 棠阴坊

《元一统志》记大昊天寺条,“辽道宗清宁五年,秦越大长公主舍棠阴坊宅为寺”,是寺在棠阴坊。

《宸垣识略》卷十记,昊天寺在西便门大街之西,有井泉尚存,已废为菜圃。近人张次溪著《燕京访古录》记西便门大街西偏北,有残缺石塔铭记“大辽清宁五年春月吉日,右为秦越大长公主发心造十三级石浮图一座”。

今昊天寺址已无存,当地今称郝井台,刻石已失,惟西便门大街尚有街址可寻,棠阴坊位置可定。据上述资料,坊为辽建,沿用至金。

(6) 会仙坊

《元一统志》记“天长观在旧城昊天寺之东会仙坊内,有唐再修天长观碑”。《析津志》又记,“天长观在皈依寺南,内有唐碑三,燕京古道观惟此一也”。

按:唐归义寺今讹为皈依寺,尚存遗址,准之地望,天长观应在归义寺西南。又昊天寺今为郝井台地,天长观实在郝井台东南。归义寺属时和坊,昊天寺属棠阴坊,是则会仙坊西北与棠阴坊为邻,东北与时和坊为邻。

(7) 北永平坊

《元一统志》记,静远观在蓟门之西永平坊。《析津志》记静远观在荐福寺南。《大典本顺天府志》引“图经志书”记荐福寺在归厚坊。

按:荐福寺所在为归厚坊,静远观在荐福寺南,是归厚坊南为永平坊。归厚坊已定位(参归厚坊条),永平坊可以据之定位。永平坊有南北之分,从复原图看,其位置偏北,北坊当是北永平坊。

又,《析津志》记:“蓟门在古燕城中,今大悲阁南行一里,基枕其街,盖古迹尔”。蓟门在大悲阁南,阁东南为石幢前坊(参石幢前坊条),蓟门之西为北永平坊,则坊东南为石幢前坊。

北永平坊内另有兴国寺(见《元一统志》),药师寺(见《大典本顺天府志》)。

(8) 北揖楼坊与南揖楼坊

《元一统志》记永庆寺,“永庆寺在旧城揖楼坊,据寺额建于大定丙申(大定十六年)”。《宸垣识略》卷十记,“永庆寺在教子胡同,今尚存”。

按:教子胡同在今宣武区法源寺(唐悯忠寺)西侧,坊位可定。揖楼坊有南北之分,今